



朱德与坪石大捷

□ 战琳琳

坪石大捷是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粤两省边界，智取宜章县城后，在乐昌坪石镇给国民党军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部以歼灭性打击的一次经典战斗。坪石一战取得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开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避实就虚,诱敌深入

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1928年1月13日，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以前所给予的番号，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参加暴动的农民和游击队成立宜章农民自卫军，胡少海任总指挥。宜章暴动的胜利使蒋介石和湘南粤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惧，当时控制广东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接到蒋介石命令，立即密令驻扎粤北乐昌的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即以6个团的兵力直奔宜章而来，妄图乘工农革命军在湘南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面对强大的来犯之敌，朱德与陈毅、王尔琢认真研究应敌之策，指出工农革命军的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宜章只剩下1200余人，武器也大多是梭镖、大刀、鸟铳等，但许克祥部的兵力和武器均占有明显优势。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朱德认为要想打好这一仗，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时那种硬打硬拼的正规战、消耗战打法，而应该扬长避短，“依靠山林和群众”，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去战胜敌人。1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部主动撤离宜章城，转移到县城西南约40

公里处的黄沙堡、芭蕉堡、圣公坛一带山地，相机作战。许克祥率部气势汹汹地从乐昌进军，一路上未遇抵抗，进入宜章县城。

知己知彼,攻其要害

南昌起义军在南下广东之后，因敌情不明吃过大亏。为有效应对许克祥部的进攻，朱德十分重视查明敌情。通过前期侦察，朱德获悉：许克祥此次北上，把司令部设在坪石，将教导团和补充团留守在此，并将另外2个团分布在岩泉至坪石约30公里的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他自己率领2个主力团至宜章南边岩泉一带，企图与工农革命军决战。为准确摸清敌情，朱德派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谭新化装行商侦察，详细查明了许克祥部从坪石到岩泉的兵力分布情况。之后，为进一步查明敌军在岩泉的详细部署情况，谭新又奉命化装侦察，将敌军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等情况绘制成更加详细的敌情图，交给朱德。为了迷惑敌人，朱德还派人在各处放出“工农革命军打回广东去了”的虚假信息。许克祥率部进军岩泉以来，尽管四处派人打听工农革命军的行踪，但并未获悉任何情报。他更加狂妄自大，认为朱德自知不是敌手，故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了。

工农革命军隐藏在圣公坛山区，部队一边休整训练、养精蓄锐，一边发动群众、扩充兵源，为打败敌军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来犯之敌许克祥部由于长途行军，疲于“追剿”，且连连扑空，锐气已减；加之沿途处处设防，战线太长，首尾无法照应。此时，战场已经出现有利于我军击敌要害、各个

击破的有利时机。1月30日，朱德与陈毅根据对敌情、我情、地形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认为歼敌时机已成熟，决心集中工农革命军优势兵力歼灭许克祥部在岩泉的2个团，尔后再各个击破栗源、长岗岭、坪石一线之敌。

攻击岩泉的具体作战方案为：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谭新率领，走山路迂回敌侧后，截断岩泉之敌的后路；另一路为工农革命军主力，由朱德、陈毅亲自指挥，出圣公坛，走大路，从正面直捣岩泉。1月31日拂晓，工农革命军主力先头部队悄悄进发，埋伏在岩泉敌营周围；胡少海率领的部分革命军和农军也进入预定地点。上午7时许，朱德指挥部队乘许克祥部吃早饭之际发起突袭，敌营顿时大乱。胡少海率部迅速攻入敌侧后，截断敌人退路。敌军腹背受敌，措手不及，很快就溃不成军。许克祥见状，立即下令部队向栗源、坪石撤退，企图回到坪石整装再战，组织反扑。

乘胜追击,各个击破

工农革命军攻下岩泉后，朱德下令集中主力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许克祥率残部在退至栗源时，原驻扎在此的2个团匆忙赶来增援，却遭到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赤卫队的包围和猛烈攻击，死伤惨重。许克祥见败局难以挽回，不得不率残部改向武阳司、长岗岭方向逃窜。2月1日，朱德率部包围了退至长岗岭之敌。许克祥在这里聚集起溃逃的2个团兵力，欲与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决一死战。经过激战，许克祥部死伤大半，设在长岗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突破了，只好继续



李福泽，山东潍坊人，开国少将。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是“会打仗的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基地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推进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投笔从戎回乡抗日

李福泽大学即将毕业时，七七事变爆发。满怀爱国激情的他投笔从戎，奔赴延安。1937年10月，组织派李福泽回家乡山东发展革命武装。李福泽以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的名义从父亲那里拿到一大笔钱，组建起“山东八路军七支队”，从此踏上抗日道路。在鲁中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李福泽智勇双全、指挥有方，是“会打仗的文化人”。1939年，李福泽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第1团团长。9月，他率部参加淄河反顽作战，一口气攻占18处高地，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李福泽带领第一支队开进临朐县，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当时驻临朐的日军有100多人。10月24日深夜，日军纠集伪军近300人，偷袭第一支队驻守的五井村，企图消灭李福泽部。形势万分危急，李福泽临危不乱、沉着指挥。在密集的枪声中，他细心地听出：东面的枪声清脆尖厉，北面的枪声有些“闷钝”。由此判断出：进攻东面的是日军，进攻北面的是伪军。因为经过多次交手，李福泽总结出伪军作战从来都是消极怠战，并不真心卖命，所用的武器也是老枪、破枪多，因此枪声是“闷钝”的，毫无攻击性。要灭其根本，必先剪其羽翼。李福泽决定以少量兵力牵制日军，集中大部兵力先打掉伪军，继而再打日军。第一支队在及时赶来增援的临朐县八路军独立营配合下，经过激战，击毙伪军大队长，使伪军缴械投降。随后，李福泽立即带兵转攻日军。日军溃败，退至莲花山北麓一带。李福泽率部乘胜追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在经历17个小时的拼杀后，战斗结束。此役共毙伤俘日伪军近300人，击毙日军中队长木暮、小队长江井和石日，缴获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一大批武器装备。五井战斗受到八路军总部表扬。《大众日报》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中盛赞这次战斗是“山东抗日两年来的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抗战后期，在鲁中军区发起的蒙阴战役中，李福泽派人化装入城，用炸药炸开城门。随后我军发动强攻，消灭日伪军1300多人，解放了蒙阴城，使沂蒙区和泰南区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8月，李福泽率部参加了山东军区的最后反攻，相继解放博山、淄川、周村等城镇。

白山黑水铸就忠诚

1946年2月，李福泽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11旅旅长，参加了保卫本溪、鞍山和辽阳的战斗。5月，他调任4纵参谋长。11月，4纵发起新开岭战役，全歼国民党第25师共8000余人，俘虏师长李正谊，首创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辉煌战例。

1948年10月，李福泽参加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战前，李福泽和4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到塔山实地勘察后发现：“塔山”根本无险可守！虽然名字叫“塔山”，其实并没有“塔”，也没有“山”，所谓的“塔山”，不过是个海拔仅59米的小山包，旁边有个200多户的小村子，南面有条饮马河，将敌我分开。敌我高度差仅有20多米。不仅如此，我军构筑的塔山防线，东起渤海，西至虹螺岬山，长达30公里，如此长的防线怎么守？第二天，胡奇才和李福泽又来到塔山阵地。他们发现在塔山这扇决不能开启的门上，锦榆公路上的塔山村就是门栓，虽然无险可守，但却是重中之重。既然无险可守，就必须人为地制造“地利”，必须利用临时的野战工事以及村中房屋，筑牢防御体系，顶住进攻、插紧门栓。

为了检验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胡奇才甚至命炮兵往刚修好

李福泽：从一代名将到『两弹』司令员

□ 王恩宝 赵鹏

的工事上开炮。如果自己的炮弹都顶不住，更别说国民党陆军的榴弹炮和海面上“重庆号”的152毫米舰炮。在胡奇才和李福泽的督促下，塔山、白台山的工事终于修好。作为4纵的参谋长，李福泽负责阻击战中的作战方案命令和兵力部署调配。当时很多官兵都说，李参谋长雷厉风行，严格治军，对违反命令者毫不留情，堪称“铁面参谋长”。

经过6天6夜血战，4纵以伤亡3000多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用生命和信仰铸就真正的“塔山”。在塔山阻击战中，4纵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共产党员带头杀敌，涌现出一大批英雄团队，“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等都因在塔山阻击战中的出色表现而赢得殊荣。塔山阻击战的胜利盘活了辽沈战役全局，随着锦州的攻克，东北野战军围歼国民党军的“大棋”已成定局。

组建基地献身国防

1958年10月，经国防部批准，将地处西北戈壁额济纳旗青山头地区的导弹试验靶场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训练基地。李福泽由广州军区调任基地副司令员，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训练基地司令员，是基地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指挥发射了新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远程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基地初创时期，李福泽领导了基地的全面建设。1960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和基地党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官兵，自力更生，开荒种田，为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基地的组建和场区建设。面对我国导弹、卫星试验的崭新事业，他十分重视、关心和爱护科技干部，狠抓部队技术训练。在祖国西北、戈壁大漠艰苦奋斗的16个春秋，李福泽先后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导弹，导弹核武器以及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等重大试验任务。为了有效开展工作，李福泽不以领导自居，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导弹技术。当时规定：苏联专家授课，学员的笔记本课后上交保密室保管。为此，李福泽从早到晚探索记忆诀窍，终于练出一套记忆绝活，基本做到苏联专家教授的内容过耳不忘、过目不忘。

1996年，李福泽因病去世。其遗骨分为两处安葬，一处是在他曾经战斗过的东北塔山，另一处是他长期工作过的酒泉。从一代名将到“两弹”司令，李福泽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

高度重视认知域作战

□ 王明哲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认知对抗已经悄然成为又一个崭新的对抗领域。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实践中，认知域作战在抢占道义高地、夺控制权信息权、瓦解对手士气、联动多域攻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关键的时空节点上，认知对抗可以助力武力打击、塑造战场态势，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走向和结局。

认知域作战依托技术赋能，重塑作战流程。人工智能技术等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催生认知域作战这种全新的智能化战争形态。智能化条件下的认知域作战将是一项技术密集型的复杂系统工程，新兴技术手段流程渗透，引发其迭代升级和深刻变革。智能化工具增强了人脑认知的操纵力，人机混合将改变未来战争主体，自主对抗、云脑制胜或成主流攻防模式。认知域作战作为谋略+技术的复合体，既需要注重谋略运用，把握战争的本质内核，推动战事不知不觉地朝着利于己方的结果发展；又需要注重技术应用，为谋略插上技术的翅膀，用智能指控系统进行态势研判和决策辅助，用逼真的认知弹药和精准的受众投放强化认知诱导，精准夺控认知主导权。可以说，谁能在现代认知技术上谋求突破、掌握优势、占据主动，谁就更容易赢得认知优势。

认知域作战开拓作战新疆域，延伸战场空间。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人的实践空间维度，改变了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因此，军事实践活动空间拓展，认知域作战应运而生。智能化时代，认知空间逐渐成为大国角逐的新战场。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数据获取途径日趋丰富，信息加工手段不断拓展，知识应用方式更加灵活，引发认知空间深刻变革。认知域作战的目的在于争夺人心、塑造意识，既可以依托传统作战空间，通过物理域的大量毁伤逐

级传导到认知域，也可以嵌入非军事领域进行态势塑造、展开渗透博弈，有时甚至表现为纯粹思维层面的对抗，比拼决策者、指战员的战略运筹能力。现代战争中，尽管武力战能摧毁显性防御体系，但即便对手的军队丧失了作战能力，甚至对手的国土被占领，只要其决心意志、军心士气，乃至政治信念、宗教信仰、文化价值等仍然存在，战争的目的就没有真正达到，而这恰恰需要认知域作战来进行打击。认知域作战极大地拓展了作战疆域，作战空间和作战主体空前广阔，远远超过物理域和信息域。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能够进行信息交流传播的所有个体都可能成为参战力量，不仅包含人，还包括机器人和机混合体。

认知域作战扭住人这个制胜根本，影响决策源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特别是决策高层的认知直接体现着战争的整体意志，左右着战争全局。认知域作战利用战场边界模糊的特点，绕过传统战场直达作为战争主体的人，甚至改变战场环境，扭转战争格局。与武力侧重在杀伤作战人员、摧毁实体设施不同，认知域作战的攻击目标是深层次的价值体系，以人特有的精神层面的信念、思维、心理等为直接作战对象，扰乱其价值信念、动摇其作战意志、摧毁其文化认同、破坏其认知体系，同时灌输植入于己有利的价值观念，争取战略主动。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知域作战是大脑思维意识的根本较量，人在战争实践中的决策力和创造力，源于其思维认知的能动性和超前性，大脑是人的认知载体，如遵循思维认知规律进行引导干预，就能有效影响人的思维认知，进而影响战局。随着脑科学等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



军事领域，通过外部手段左右人的思维意识，操纵其情感、动机、判断和行为将可能被用于战术认知战。此外，就作战本身而言，认知域作战直接作用于战争决策的源头，在“OODA”循环中，认知攻防始于观察环，贯穿于判断环、决策环，落地于行动环。争取认知优势，有利于实现决策优势，继而支撑取得行动优势。

认知域作战直接反映政治博弈，关乎战略主动。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它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阶级意志的贯彻，它必须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认知域作战是政治博弈在军事领域的体现，直接体现对抗双方政治立场和诉求。从战争目的来看，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提到的，“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目的集中地表现为战争的政治目的，不管是打垮和消灭敌人，还是占领敌人地区，归根到底都是要通过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认知域作战能够直接作用于政治目的和政治需求，往往在战争伊始就能宣扬交战原因、亮明作战目的，交战中能凝聚或破坏

往坪石方向逃跑。朱德命令部队猛打猛冲猛追，直捣坪石。工农革命军以最快的速度追击到坪石，立即占领四面高地，向许克祥部发起攻击。敌军仓促应战，争相逃命。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的溃兵只能沿着峡谷逃窜，工农革命军一直追击到乐昌河边。敌人有的跳河被淹死，有的被击毙或被俘。许克祥见大势已去，乘乱换上便衣，跳上了一条小木船逃往韶关。此战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各种弹药等。工农革命军战士兴高采烈编了一个顺口溜：“许克祥，好大方，乖乖地送来炮和枪，不要收条和记账，当了运输大队长，革命人民心高兴，赏他个绰号‘许送枪’。”

坪石之战是湘南起义中决定性的一仗，在人民军队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也是朱德总结南昌起义失利的沉痛教训，改变作战方法，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实现武装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朱德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仗。”坪石大捷震惊了湘粤两省的敌人，使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敢贸然进入湘南；坪石大捷也极大地振奋了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对于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在湘南立足和推动湘南起义走向全面高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